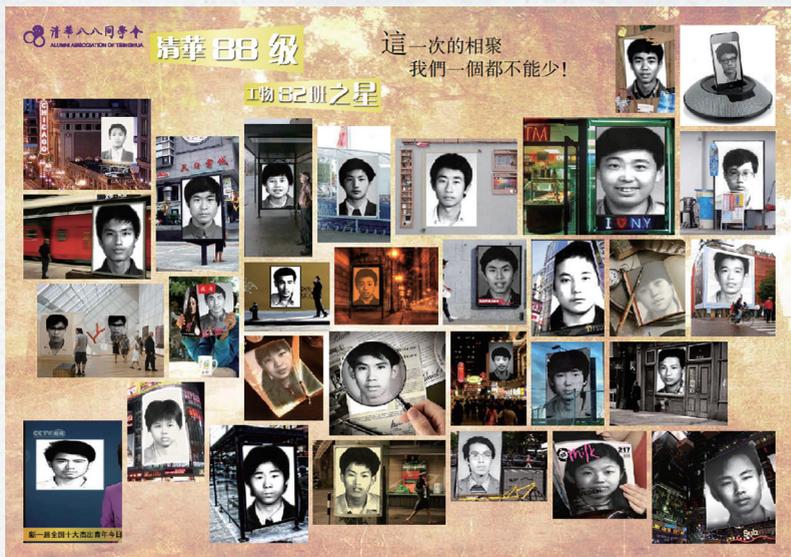




有缘相聚勿相忘

■ 工物系 工物 82 | 王立强



1988年9月，我们班31名同学来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报到。工物88级共有3个班，我们班是工物82（上面是我们入学报到时的照片，非常感谢88级同学校友会整理出这些珍贵照片！）我们班有五朵金花，工物81班也有五朵金花，可怜工物83班孤独一枝。工程物理系是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为培养理工结合的新型人才，开创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科学技术而于1955年筹办，1956年正式建立的。建系之初，它集中了清华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资源，为我国的核科技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为中国的两弹和核潜艇研制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1988年我们入学时，正赶上前苏联在1986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使得我国核能发展进入了寒冷的冬天，记得83班有位同学因为不喜欢所学专业而退学，当时系主任是刘桂林老师。二十多年过去了，记忆中好多事情已经模糊了，通过一些老照片将我们的大学生活串起来，给我们留下些许永恒的回忆。

刚入学时我们班的辅导员是姚如涛老师，首任班长是来自天津的朱憬辉同学。入学之初，同学之间还不是很熟，周末大都是到各个学校找自己的老乡，为了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十一我们班组织去登八达岭长城，全班有二十几名同学参加，是从清华园火车站坐火车去的。从登顶后的集体照片中每一张稚嫩的脸上还能看出不同同学的家乡气息，入学第一年，我们赶上了1989

年的学潮，同学们都提前放假回了家。本来暑假是要去参加军训的，结果免掉了，使得我们失去了在军营历练的机会。

大二时班里改选了班长和支书，班长是王立强同学，选举时王立强好像不在场，却被大家选为了班长，支书是当时班里唯一的党员甄炳南同学。十一又组织部分同学去登泰山，我们共有八名同学参加，包括班里4朵金花。这次经历至今难忘，票也像春运一样难买，最后只买到了两张退票。在列车启动前最后一刻，我们才拿着两张票和站台票登上火车，车厢人太多，连乘务员都懒得走动，我们就在拥挤中熬了一路，下午到达了泰安火车站。下车后，稍作休息就开始爬山，希望第二天一早能看到日出，在太阳落后后，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入夜后，风嗖嗖的，我们每人租了件军大衣在山顶过夜，那时还是穷学生，不敢奢望住宾馆。实在熬不过，我们就开始找背风的地方躲着。最后寻到一个地洞，还比较宽敞，我们全部挤到地洞中熬了一夜。天刚蒙蒙亮大家就急奔山顶，无奈雾气太多，等到好不容易看清太阳从云海里蹦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好高了。回程车票还算好买，车厢也不算拥挤，我们和乘务员闲聊成了朋友，下车时把在山上买的几根拐杖忘在火车上，当做纪



念了。

大三时，我们的班长是祁庆中同学，大四时，我们的班长是杨旭生同学，大五时，我们的班长是曾朝晖同学。同学们已经慢慢地融为一个整体，我们班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拖拉机”队。在足球队中，杨旭生同学是我们优秀的守门员，中场队员我记得有朱憬辉、甄炳南、曾朝晖、刘正晖同学，朱憬辉是我们的中场组织中枢，甄炳南善于奔跑（他可是我们运动会上的长跑健将），前锋有杨永红、陈建军和赵宇。记得杨永红特像当时意大利的国脚斯基拉奇，而另两位则擅于埋伏于前场拣漏，后场核心是周红波同学，还有王立强和王智勇，这两位主要负责大脚解围和破坏。还记得我们和工物73班踢球引起的风波，当时惊动了系里，几名同学还挨了批评。在排球队中，杨旭生是我们的场上中枢，他是一个优秀二传手兼主攻，另外还有主攻手王立强，副攻周红波、甄炳南、黄乐平、祁庆中、赵炼和周伟，以及接应二传王飞跃，邱张华和刘权南也逐渐加入了这个团体，几乎每天课外锻炼时间大家就去东操的排球场地打球。我们的排球队伍也不断壮大，逐渐吸引了其它同学参加，连比我们低两届的师妹们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着实令该班级男同胞嫉妒了一把（看看大合影，女同胞就占了半边天）。我们班有众多“拖拉机”爱好者，如周红波、王立强、黄乐平、刘权南等，一般周末晚上大家都会痛痛快快地“拖”一把。

大四时，我们班主任姚如涛老师出国了，换了新班主任李君利老师。我们班分成210物和210电

两个小班，班上五朵金花全部在210物，我们210物小班在暑假实习去北京中核仪器厂，记忆最深的是该食堂的饭菜比起学校的伙食可差远啦，还能从菜中发现高蛋白物质，卫生情况实在不好恭维。记得210电小班是到外地实习的。

大学五年级，同学们有的选择在学校继续读研读博，有的开始找工作，有的在准备出国，同学们开始规划自己的前程。记得我们班的毕业纪念文化衫前面是一个圆，表示大家有缘聚在一起渡过五年美好的大学时光，背面是“苟富贵勿相忘”六个大字，希望大家今后无论发展如何，不要忘记我们曾在一起的时光。记得最后一次班级组织活动是去十渡野三坡游玩，多数同学穿着我们的毕业纪念衫，大家在溪流中嬉戏，在峡谷中穿行，不知同学们是否还记得旅游景区的马车？是否还记得农家院的火炕？大家在一起渡过了两天的美好时光。毕业分别时，大家喝了很多，眼泪也流了很多，我们班有一半人留在北京，大部分在学校读研读博，另一些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大家见面的机会还比较多，分别时还不算伤



登顶照片



与师妹们训练合影

感。记得大家眼泪流得最多的是送完贵军同学，他回云南老家去了，一想到日后见面的机会不多，大家的眼泪就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流。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我们工物88级同学也相约给母校祝寿，归来有将近五十名同学。同学们回到自己原来的宿舍和原来的系馆去参观，寻找在清华园留下的足迹，情景依旧，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大家又参观了新的系馆，在学校中徜徉，发掘寻找母校的变化，追寻从前的记忆。之后大家一起到延庆八达岭温泉度假村去玩，话同学之间的友谊，大家相约在我们毕业二十年时再相会。我的这篇文章就算作一个回忆吧。📷